



魔宮五龍

獨孤客 著

上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《魔宫五龙》

作者 独孤客

(上)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-

- - -

- - -

-

-

-

-

-

-

-

-

-

-

-

-

-

-

-

-

《魔宫五龙》简介

中原武林历经几次血雨腥风之后暂告平静。岂料，一夜之间风云突变，又痴又拙的魔宫五龙竟浑浑噩噩闯入一代女侠严寒霜所布的大阵，将武林人见人恨的东瀛三浪放出阵外，武林大哗。青年侠士三秀联手，在武林几大高手助战之下连接诛凶伏魔，人心大定。孰知，几位怪异高人联合组成怪教——绿巾教，嘻笑戏谑于黑白两道之间，令人啼笑皆非。黑道高手凶顽血洗少林，俊杰正义侠士殊死抗争。武林一代宗师，巨匠泰斗纷纷重现江湖，战乱纷争，犬牙交错。三秀历经浴血拼斗，入险境又遇红颜侠女。倩女施情，少侠忘怀，缠绵柔情。五龙得世外高人神授，神威大发，终将三浪伏诛，黑道凶焰一落千丈。蓦然回首，奇男侠女又将面临新的风云怪浪……。

-

- - -

- - -

- - - - -

- - - - -

目 录

- 一 武林三秀
- 二 神偷怪侠
- 三 蛮荒苗女
- 四 东瀛三浪
- 五 云岭神尼
- 六 绿巾怪教

-

- - -

- - -

-

-

-

-

-

-

-

-

-

-

-

-

-

-

-

-

一 武林三秀

凉秋九月，金风凜冽，大地一片萧索。

今年的深秋，似乎杀气更浓，莫非是象征着武林中风暴又起……

在一条山道上，有三位武林人物，正在边走边谈。

三人中，有两位年纪约三十一二，一人却只有二十八。

其中一人，活生生一张关公脸，只少了腮下一部长髯，背插双鞭，长象威猛，气宇不凡，望之令人顿生敬畏之心。

另外一人则身形修长，面貌清雅而冷峻，但行止有度，儒雅飘逸，腰系长剑，使人一见就觉得此人必是文武兼修之士。

走在最前面的那人，也是最年轻的一位，身材适度，好一副练武架子，同时还有一张清俊面孔，两只大眼，黑白分明，而又灵活，显得此人不但聪明，而且还相当刁钻，顽

皮与狡黠。

提起三人的姓名，定会把一般江湖屑小，吓一大跳。因为，他们三人，就是——

双 鞭 慕容刚。

绝 剑 戴良。

十字剑 单健。

早已被江湖人翘起大拇指，连声赞誉的武林后起三秀。

这武林三秀，当年与混江龙沈静、紫杖居良、黑杖赖飘、散花手文浩、幻手铁鹰、百花剑冯鹏、铁杖王赵登山等十人，前往玉门关外，追随罗浮神翁和铁扇魏虎师徒，以拒挡西藏喇嘛僧入关。

三年来，历经十余战，都未让对方越雷池一步。

直到今年春天，罗浮神翁为求一劳永逸之计，派魏虎奔赴云岭邀请葛骥、严寒霜和玉面观音司徒玉、奔雷手韦阳等四人，下山相助。

诂知，正值云岭神尼坐关期满，并率领天山三侠，儒侠冯元、情侠百里痴、醉侠哥舒丹以及尚在云岭作客的冀北齐天堡堡主，紫面苍猿齐大宇，自然、云岭的第三代弟子齐小憨也带在身边。老少十人一齐下山。于今年初夏之际，与喇嘛僧人决战于克玛尔大草原上。一场剧烈血战，使喇嘛僧人精英尽失，再也无力进入中原了。

事后，云岭神尼邀请群侠同往云岭一游，盘桓两月，方始逐渐散去。

其间，葛骥与严寒霜，魏虎与司徒玉，两对情人终成眷

属，少不得又热闹一番。

罗浮神翁，南天医隐欧阳百岳二人，带着魏虎与司徒玉夫妇，欲返回罗浮，并邀请云岭神尼、儒侠冯元、紫面苍猿齐大字，三人同往。

奔雷手韦阳本来就功力不弱，而又带技学艺，如今学乾元刚忤神功，更是如虎添翼，再加情侠百里痴，醉侠哥舒丹，轮流督促用功，所以进步甚速，远非往日可比。

齐小憨，如今已满了十二岁，个子又长高了许多，几乎象个大人，他本就天生神力，这乾元刚忤神功，正对他的口味，三年下来，奠基深厚，现在更是力大无穷。

如果只以举重，或扳手劲来讲，就连混江龙沈静或双鞭慕荣刚，也很难是他的对手。

但在技击方面，尚未学过一招一式，这是葛骥夫妇有意的安排，他每天上午跟随严寒霜读书、习字，下午才跟随葛骥练乾元刚忤神功。

这小子聪明有余，但贪玩好动，顽皮而又性野，喜欢满山乱跑，一不小心，眨眼跑得无影无踪，连吃饭也懒得回来，令严寒霜伤透了脑筋。

葛骥为了要练上乘剑术，更为了要督促憨儿练功，所以短期内不拟下山，在与群侠殷殷话别时，拜托混江龙沈静，要他照顾好魔宫五龙，免被邪派人物利用。对东瀛三浪也严加监视，如果三浪一旦冲出混元一气迷踪大阵，务希尽速前来告知。

由于紫面苍猿齐大字修有家书一封，请武林三秀转达冀北齐天堡，所以十字剑单健三人，一下云岭之后，即绕道北走，先去冀北齐天堡。

到达齐天堡以后，又被黄发金猴齐大海、金笔书生萧岱等人再三挽留，又玩了一个月，方始离堡而去。

武林三秀，本是无根的浮萍，四处游走，如今四海清平，玩到哪里就是哪里，最后，还是绝剑戴良提议，要去看东瀛三浪被困情形，三人方始朝这条路上行来。

这条路，几人于三年前已经走过一次，那时人多嘴杂，一路上喳喳哇哇，相当热闹而有趣，而今，河山依旧，而人事全非，怎不令人感叹不已。

三人边走边谈，但见十字剑单健突然住足，指着路旁一座大石说道：

“我还记得，小弟当年在这块石上，还写着‘沈赵冯韦，慕容戴单’八个草字，如今想是被雨淋日晒，风吹露蚀，早已剥落，不会再有痕迹了。”

绝剑戴良道：“单兄弟，别再提这些，提起这些，徒乱人意，枉增悲伤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”

三人默默而行，少顷，已到了那座高岗。

十字剑单健双目一亮，惊喜道：

“啊！那不是混江龙沈二哥和紫杖居老人家么？”

“哈哈，三位老弟也跑到这儿来啦！”

虽然分别不到半年，但因这段期间，江湖平静无波，各人内心自有几许寂寞。

十字剑单健、绝剑戴良、双鞭慕容刚三人，情不自禁地赶紧走几步，与混江龙沈静、紫杖居良二人，相聚一处，把臂叙欢。

混江龙沈静道：“半年来，我已走遍半个江湖，到处都

找不到魔宫五龙，直到月前，还是由丐帮中人传来消息，说这五个傻蛋，目前仍在山东境内，所以我才急急赶来，也是刚刚才到。”

接着又道：“倒是居老人家，为了监视三浪动静，在此已守了三月时光。”

十字剑单健笑道：“那么考一、考二、考三，如今怎么样哪？”

紫杖居良将嘴往岗下一翘，道：“喏！那不是嘛，象忘八龟孙子一样。”

几人向岗下望去，一边虽是良田阡陌，美景如画，而三浪受困的这一边，却是杀气冲天，凶险慑人。

只见三浪在阵中，盘膝而坐，似是老僧入定一般。

几人一方面暗暗心惊，一方面却又为三浪兴起无可奈何的一声轻叹。

十字剑单健一声轻叹以后，道：“唉！看来东瀛三浪，只有老死于此，埋骨于斯了。”

众人全都默默点头，觉得此话不差。

绝剑戴良也是一声轻叹，道：“三年时光已过，虽不算长，但也不算太短，唉！最主要的，今后还有更多的悠悠岁月，这叫三浪如何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忽然改口一声惊啊，大家全都一惊，顺着他的眼光，凝目向岗下望去。

此时，秋高气爽，晴空高洁，万里无云，视野空旷，一览无遗。

蓦然——

从良田阡陌的一边，一列走出五个人来。

这五个人赶着一大群牛羊，一路吆喝，涉小河而过，直向三浪受困阵地奔腾而来。

同时，大家业已看清，那五人正是魔宫五龙，五人手上，仍被那根天蚕神索联系着。

牛羊受惊，疯奔竞逐，千蹄着地，其气势足可惊天动地，的确非同小可，就连岗上众人亦觉得地动山摇。

岗上五人，都曾听江河总瓢把子，朝天狮子路本初讲述过，三年前小侠女严寒霜，摆此混元一气迷踪大阵，智困东瀛三浪之时，于此靠小河的一边，不便埋竹堆石，留有一道缺口，后来，穿山甲戊庚，将随身所带炸药全都埋在这一缺口处，以防三浪脱困而出。

如今，魔宫五龙浑浑噩噩，不解世事，而那群牛羊，更属无知，疯奔疾驰，正对那缺口匆匆跑去。

几人还在高岗，来不及阻止，只惊得愕然变色，咋舌难收。

接着爆炸声起，轰轰连响，红光飞溅，尘烟漫天，宛如山崩地裂一般。

如此约有盏茶工夫，爆炸声才渐渐静止下来。

幸而秋风劲厉，漫天尘烟，亦逐渐随风吹散，旋又现出朗朗乾坤，晴空高远。

凡人凝目望去，那些牛群羊阵，太多已炸得尸骨无存，有的负伤倒地，哀鸣不已，虽有极少幸免，都惊吓得到处逃窜，哀嚎凄厉，令人不忍听闻。

魔宫五龙似是惊得呆了，伫立河中，尚不悉身在何处，只怔怔地望着前面茫然发愣。

倒是东瀛三浪，从惊怯惶惑中渐渐醒来，三人眼睛一

亮，彼此互望一眼，接着一阵惊喜，互相拥抱，流出了喜极而泣的泪。

三人一阵叽哩呱啦以后，即从那炸毁的缺口 中 走了出来。

三人走出阵后，就仰首深深吸了口 气，随 又 四 处 望 望，触目处，见魔宫五龙伫立河中，也正在向三人仔 细 打 量。

东瀛三浪原来戾气甚重，而今又无端被人困此三年，这口怨气如何忍得下，因而向魔宫五龙招招手道：

“巴格亚奴，五个小子，你敢过来，挨打！”

魔宫五龙先是惊得一愣，后来才看清对方是人，而且还会讲话，只要是人，五个傻小子就不害怕。

五龙老大铁臂赤龙金钺尚未反应过来，老二铜顶秃龙黄鹏举，业已怒声喝道：

“罗哩罗嗦，小子三个，过来你敢，打你！”

要知魔宫五龙个个生性纯洁，宛如幼童，可是，凡是幼童，都有一种天赋地反抗性，因为，他们均不知对方所讲的巴格亚奴是什么，所以也含糊其词说了句——罗哩罗嗦。

对方指己方五个小子，他就偏要说对方小子三个，对方说你敢过来，他就偏要说过来你敢。

当然，最后打你二字，是绝对不能说成你打，那就太吃亏上当了，这就是五龙聪明之处。

接着，双方吵了起来，进而互相对骂。

东瀛三浪略识汉字，初懂汉语，用词造句似是而非，自是可以想见。

而魔宫五龙，个个浑浑噩噩，傻里傻气，用词不当，咬字

不清，亦在情理之中。

但闻三浪老大暴声喝起：

“巴格亚奴，报名，台死！”

他说最后二字时，还做了个杀头的手势，依他话中的含意来说，应该说：报上名来，领死。

魔宫五龙虽不懂对方话意，但一见他那手式，都不禁惊得一呆。

铜顶秃龙黄鹏举微惊之后，亦大声喝道：

“罗哩吧嗦，你敢打大架，我，我打你脑袋。”

这当儿，忽听浊水乌龙黑汉，也怒目吼道：“大架大家打，我打，打，打你胸膛。”

当然，在他想来，如果重重一拳，打在胸膛上，也会致人于死地。

蓦然，矫天玉龙白游天跨前一步，也厉声喝道：

“大家打大架，我打你眼睛。”

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眼睛，还不是等于死了一样，再则，五龙中他的轻功最高，在他的下意识中，打对方眼睛比较容易得手。

五龙中最小的一位，五湖青龙蓝在田拍手笑道：

“大家打大架，我打你屁股。”

魔宫五龙全都哈哈一笑，但闻五龙老大，铁臂赤龙金钺笑道：“老五，打屁股就不是打大架了。”

浊水乌龙黑汉，拍手大笑道：

“对呀！打屁股怎么能打得，打得，打得倒人？”

魔宫五龙此时由于心有所属，脑有所思，倒还没有什么。可是，东瀛三浪却就忍耐不住，所以三浪老大忽然暴喝

一声，道：

“巴格亚奴，五个沙滩，你们高什么鬼？”

傻蛋，他说成沙滩，这只能说读音不准，倒无可厚非，但是把搞认成高，那就不免令人发笑了。

铁臂赤龙金钺，厉声吼道：

“不要吵，让我们好想好想！”

东瀛三浪愣了一愣，仍由三浪老大喝道：

“巴格亚奴，原来是五个疯子。”

铜顶秃龙黄鹏举也大声喝道：

“罗哩吧嗦，你们三个才是，才是，才是疯子！”

双方对话虽少，但彼此气势显然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

三浪老大回头喝道：“考二、考三，台！”

直到现在，东瀛三浪仍然把老字认作考字，可见三年来，三人对汉字毫无半点进步。

铁臂赤龙金钺大声喝道：

“今天，你有我无，兄弟们，咱们大家大打架，上！”

双方距离渐渐拉近，眨眼之间，相会于河边沙滩。

这时，东瀛三浪方才看清，原来五龙被一根很粗的绳索各绑着一只手腕，三人都不由得微微皱眉。

魔宫五龙虽心地纯厚，既怕流血，更怕杀人，简直连杀只小鸡也不忍看，但对于吵架打架，却又非常喜欢，因为他们的想法，吵架打架，是属于游戏、热闹、好玩，至于因打架而造成的死伤后果，他们就没有想到过。

魔宫五龙性好热闹，而又喜欢打架，同时说打就打，在双方相距五尺左右时，铁臂赤龙金钺暴喝一声，扬手一掌，带起呼啸之声，直向站在最前面的东瀛三浪老大凌空劈去。

三浪老大见对方来势劲疾，掌风凌厉，连忙双臂一错，奋力两掌，迎胸劈出，来一个硬挡硬接。

眨眼，双方掌力中途接实。

轰然巨响中，涌起滔天狂浪，如山风暴雨……

但见三浪老大，噤、噤、噤一连退了八步，最后仍然立桩不住，赶紧一个急翻，凌空一个筋斗，方将余劲卸尽，倏然现身，却已吓得面无人色。

此时，隐于暗中偷看的混江龙沈静、紫杖居良以及武林三秀，都不禁倏然变色，彼此互望一眼，大有惊惑然之意。

三年前，武林三秀和混江龙沈静都曾于此合力斗过三浪，也曾于泰山观日峰上，与魔宫五龙发生过冲突，如果以实力而论，三浪斗五龙，虽然算是有得一拼，但严格估计，三浪应该略占优势，胜算较大才是。

怎么两人对拚一掌，三浪老大就这么不济。

此间只有两点可能，一是魔宫五龙功力大进，较三年前进步甚多，二是三浪老大，太过于轻敌，未予注意。

思忖之间，但闻喝吼连声，回头望去，只见刀光剑影，拳劲如山，掌风似幕，双方已打得异常激烈、凶险。

这时五人方才看清，东瀛三浪仍然每人一柄长剑。

魔宫五龙中，只有老大铁臂赤龙金钺是只赤拳铁掌，其余四龙都有兵刃在手。

老二铜顶秃龙黄鹏举手执一柄雪亮长刀，不过他右手被缚，仅以左手使出，虽然如此，但出一刀，都有横扫千军、鞭指霸桥之势。

老三浊水乌龙黑汉左手被缚，右手使的是一把短斧，纵身跃进，贴身肉搏，幻起斧影如轮，左砍右劈，上下交